

吴作樟：中国金石书画体系创始人

张朝阳

340111*****7538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中国金石书画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吴作樟在其中的开创、奠基重要作用，确认其中国金石书画体系创始人的美术史上崇高地位。

关键词：中国金石书画体系；开创；奠基；创始

DOI：10.64216/3104-9672.25.03.026

引言

清代中期，江苏萧县的金石篆刻家、书画家、诗人吴作樟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为金石书画体系撰写理论著作的人，且以其金石书画艺术实践与理论之系统化、完整化，为后世“金石派”的金石入书、入画、入印提供了最初的实践范式和理论指南，他因之而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巨擘——中国金石书画体系的创始人。

1 金石书画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

明末清初，傅山等人在自己的书画中开始融入碑学趣味，程邃也在山水画中常出现金石味的苔点和渴笔，风格古拙奇崛，堪称“金石入画”的先声。清代中期，金石学复兴，“扬州八怪”等人形成了“金石入画”的第一波高潮。比如郑板桥融隶、楷、行、草于一炉，独创“六分半书”，其画中的竹石也充满了金石的骨力。正是在这一时期，吴作樟以其系统化的理论思考和开创性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金石书画体系的正式形成。到了晚清，金石书画艺术潮流席卷全国，彻底改变了中国画坛的格局。赵之谦是吴作樟之后的一位重要传承者，对后世影响巨大，被誉为“海上画派”的先驱。吴昌硕是金石书画体系的集大成者和最高成就者，将金石书画艺术推向了巅峰。至今金石书画体系依然影响深刻。

2 吴作樟的艺术成就与“龙城画派”的开创

2.1 吴作樟生平、艺术背景

吴作樟（1714-1790），字文洁，号邻云山人，徐州萧县人。书香世家的良好家风、优渥环境，徐州地区丰富的汉画像石等古代金石资源及当时金石学复兴的伟大时代潮流，为他日后成为中国金石书画体系的创始人提供了独特的滋养。

2.2 “刀笔互参”的艺术实践

吴作樟最核心的艺术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刀笔互参”的理念，将金石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一套全新的书画、篆刻艺术语言和创作方法。

“刀笔互参”的内涵，是指将篆刻艺术中的“刀法”

趣味，与书法、绘画中的“笔法”相互进行深度融合与转化。具体如下：

以刀法入笔法，重塑线条语言。传统的书画笔法追求流畅、圆润、连贯的线条。而吴作樟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将篆刻的冲刀、切刀之法，转化为书法和绘画中的“笔中刀”，如汉画像石般简练有力，充满了力量感和立体感，其草书线条被评述为“棉里裹铁”，这正是“刀笔互参”的典型体现。同时在篆刻上则广泛以金石入印，自成一家。

以章法入构图，重构画面空间。比如吴作樟还将金石尤其是印章布局的法则，引入到书画的构图（章法）之中，与传统书画的布局大相径庭，充满了金石艺术的节奏感和力量感。

以器物神韵入画意，提升精神境界。将金石器物所承载的上古文化精神通过笔墨转化为一种可感可知的画意，使书、画、印作品具有了超越形似的深刻内涵。

通过“刀笔互参”的艺术实践，吴作樟在乾隆时期便成功地将“金石气”融入了书画印创作，形成了一套“泼辣豪放、气魄雄大”的独特而完整的艺术语言。这在当时是与“扬州八怪”并行的一股强劲的革新力量。乾隆十九年，吴作樟客居从兄吴作哲杭州府署，偶遇扬州郑板桥。郑板桥故作高傲，激其书兴。吴作樟于醉后作擘窠大字，气派非凡，郑板桥深为叹服其“字冠江南”。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南巡，见其“一笔虎”字，评为“黑、壮、圆、劲、苍”五字。这些事件均标志着吴作樟至迟在40岁时其金石笔法已经正式形成。晚年名气大盛，曾应聘为金陵佛寺题写“大雄宝殿”匾额，字径数尺，观者悚然。

2.3 体系化的理论构建

首要的理论贡献是完成了《书法源流与字体式》煌煌十二卷理论巨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内容涵盖了：

梳理汉字源流：他系统地梳理了古今文字的演变脉络，将金石学的考据成果与书法史研究紧密结合。

阐释笔法嬗变：他深入分析了不同字体的结构特征和笔法演变，考据了金石文字对后世书体的深刻影响。

建立理论框架：通过这部著作，吴作樟在美术史上第一次为“金石入书、入画、入印”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论证了回归上古金石文字是书画印创新的正途。

其次，他明确提出了“书画印同源”的创新理论体系。其思想并非简单地指三者都使用笔墨，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笔法同源：三者的线条质量是相通的，都源于对篆籀笔法的掌握，金石是其共同的古老源头。

构图同源：他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将绘画的构图法则引入到书法创作中，实现“以画入书”，打破了传统书法创作只注重单字结构和笔画组合的局限。

精神同源：他强调，无论书法、绘画还是篆刻，其最高境界都是表达艺术家的精神世界，而这种精神的表达必须建立在深厚的“外在功夫”之上。

通过《书法源流与字体式》理论著作及“书画印同源”等核心艺术思想的提出，吴作樟将他的艺术实践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使其不再仅仅是个人的风格探索，而成为一套可供后人学习和遵循的体系。这正是他作为“创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

乾隆年间，吴作樟以精通“诗、书、画、印”及碑帖鉴赏闻名于世。书称“字冠江南”、画号“淮北画仙”，并擅长画虎，时称“吴家虎”。又教诲后人，传承家学，善书画者众多。以子吴凤书、吴凤诏、吴柳庵、吴华祝、婿张昌、弟子王为翰成就尤高。如张昌、吴凤书工书法。吴凤诏工书善画，名闻洛阳，号“吴中州”。吴柳庵、吴华祝“书、画、诗”皆称三绝，并善画山水、花鸟。吴柳庵尤善墨竹，名动大江南北，人称“徐淮郑板桥”。吴华祝尤善画梅，号称“江南一枝梅”。王为翰亦以画竹出名。在吴作樟影响下，数百年间，“龙城画派”大家辈出、代有名流，萧县因之而成为了第一个“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2.4 “龙城画派”的开创与影响

吴作樟的另一项巨大贡献是他亲自开创了“龙城画派”，成为金石书画体系在清代中期的成功实践范例。

“龙城画派”深受吴作樟金石书画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重传统但更重笔墨、融合南北而自成一格、“泼辣豪放”的大写意画风。“龙城画派”的开创为金石书画在清代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样本。因此，称吴作樟为“龙城画派”的开山祖师，是当之无愧的。

3 历史坐标定位：吴作樟与金石学者

金石学开创于北宋，鼎盛于清代。在金石学发展历史上，从欧阳修的“证经补史”，到王懿荣的“发现甲骨”，再到罗振玉的“系统整理与科学化”，金石学在

学术层面不断深化。然而，这条脉络的共同点是，其参与者都是以学者和考据家的身份致力于知识的发掘和历史的重构，而非艺术的创新。

吴作樟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

核心身份：吴作樟是艺术家，他的最终目标是创作出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而欧阳修等人是学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撰写出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论著。

工作方式：吴作樟的工作方式是“转化”和“创造”。他将金石的视觉形态和精神气质，通过“刀笔互参”的方式创造性地转化为笔墨语言。而欧阳修等人的工作方式是“考证”和“解读”。他们致力于揭示金石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和文字含义。

成果形式：吴作樟的成果是书法、绘画、诗文、篆刻等艺术作品以及艺术理论著作。欧阳修、王懿荣、罗振玉的成果则是《集古录》、《殷墟书契考释》、《殷周流通货币考》等学术专著。

综上所述，吴作樟在金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一种独特的跨界存在，是金石学与艺术创作的连接者和转化者，是“金石书画”体系当之无愧的创始人。

4 艺术实践的先驱：吴作樟与“金石派”先行者

通过与清代早中期“金石派”的先行者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吴作樟不仅是一位参与者，更是一位具有体系化构建能力的核心人物，其贡献超越了同时代人。

4.1 程邃：早期的艺术实践者

程邃（1607-1692），是明末清初画家、篆刻家，是“金石派”的最早实践者之一。但他的探索更偏向于一种个人化的、直觉性的艺术实践。而吴作樟则构建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画派组织的完整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将程邃视为“金石派”的“先行者”，而吴作樟则是这一体系的“构建者”，使其成为一门可以学习和传承的系统性艺术。

4.2 “扬州八怪”的金石趣味

“扬州八怪”中，金农和郑燮是与金石趣味关系最为密切的代表人物。吴作樟与“扬州八怪”共同构成了“金石入画”第一次高潮，但其又有所不同：

体系的差异：吴作樟的探索则更具系统性和理论性，他将零散的、个体的探索上升到了一个体系化、理论化的高度，这正是他作为“创始人”地位的核心所在。

地域与侧重点：“扬州八怪”活动于商业繁荣的扬州，其艺术具有一定的市民化倾向。而吴作樟则隐居于萧县，其艺术更多地植根于地域文化和学者型的审美追求，更偏向于文人化的、体系化的构建。

5 体系的集大成者：吴作樟与吴昌硕的比较分析

5.1 生平与时代背景的差异

吴作樟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个人终身隐居乡野，其艺术探索更多地是基于个人兴趣和地域文化的滋养，与主流的官场和商业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当时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龙城画派”和江南地区。

吴昌硕生活于清末民初。个人晚年定居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并在艺术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是一位具有强大社会活动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艺术领袖。

时代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他们艺术影响力的传播方式和广度。吴作樟的影响力是通过创立画派在特定区域内实现的，而吴昌硕的影响力则是通过市场、教育和社团活动，辐射全国，并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5.2 艺术体系的构建与核心

两位艺术家都构建了以金石为核心的艺术体系，但其根基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吴作樟的艺术体系：

理论核心：“书画印同源”与“刀笔互参”。他的体系建立在对书画笔法和篆刻刀法的深刻理解之上，强调将金石的“金石气”转化为一种笔墨语言。

艺术根基：汉画像石与青铜铭文。他所吸收的金石元素，更多地来自于汉代及更早期的雄浑、古朴的艺术风格。

体系特点：“诗、书、画、印”一体，但更侧重于笔法的革新和线条的重塑。使画面呈现出“泼辣豪放、气魄雄大”的视觉效果。

吴昌硕的艺术体系：

理论核心：“重、拙、大”与“强其骨”。他的体系建立在对《石鼓文》的深入研习之上，他将石鼓文的雄强、古奥、大气磅礴的风格，作为自己艺术的最高准则。

艺术根基：《石鼓文》。他几乎将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石鼓文的临习和研究中，其书法和绘画的风格都脱胎于此。

体系特点：“诗、书、画、印”一体。书法以《石鼓文》为核心，篆刻以“钝刀硬入”为法，绘画则以“重、拙、大”的篆籀笔法入画。他将吴作樟开创的“金石派”传统，推向了全面成熟和完美的高峰。

可以说，吴作樟是一位“方法论的探索者”，他率先找到了将金石元素融入书画印的路径和技巧。而吴昌硕则是一位“风格的集大成者”，他将这条路径走到了极致，并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峰。

5.3 艺术风格的比较

吴作樟：气魄雄大、泼辣豪放，体现了上古文化的朴茂之气和地域文化的雄强精神。

吴昌硕：重、拙、大、雄强、古奥，大气磅礴，充满了“食金石力，养草木心”的文人品格和生命意志。

吴昌硕在吴作樟等人的基础上，实现了艺术风格的全面突破和升华，艺术语言更加丰富、成熟和个性化。

5.4 历史地位与影响的对比

吴作樟：开创者、奠基者、创始人

吴作樟的贡献在于他时间上的“早”。他在清代中期便系统地进行了“金石入书、入画、入印”的理论构建和艺术实践，比吴昌硕早百余年。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体系化的解决方案，为后来的艺术家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吴作樟的艺术影响力当时主要影响“龙城画派”和江南地区，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潮流。

吴昌硕：集大成的宗师

吴昌硕的贡献在于他将金石书画体系发展到了顶峰，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中国画坛的格局。他的艺术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

吴作樟与吴昌硕二人共同完成了金石书画体系从奠基到成熟的全过程，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国美术史上光辉的一页。

6 结论

在中国美术史上，吴作樟以其开创性的艺术实践、系统化的理论奠基而成为中国金石书画体系的创始人。他与历史上众多金石领域的开拓者们共同塑造了这一伟大的艺术传统。但其独特的贡献在于，他率先将零散的艺术实践升华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创立画派使其落地生根。因此，通过比较，不仅能让更深刻地理解吴作樟个人的艺术价值，更能完整地勾勒出“金石书画”这一重要流派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历史全貌。

参考文献

- [1] 天工杂志：【探索研究】金石艺术的金石气与金石肌理。
- [2] 古戈尔艺术：韩劲松 | 黄宾虹“金石书法汇绘事”小解。
- [3] 中国书画报：书画三益 | 尚留清气满乾坤——吴昌硕艺术研究浅论。

作者简介：张朝阳（1976.02），男，汉族，安徽宿州人，本科，研究方向：地方文史学者。